

清道光进士 弃京官

办书院 诗书一绝

岭南俊父 梁定伟

李元君 梁定伟

李元君 梁定伟

李元君 梁定伟

岭南俊父

岭南俊父

总策划：
李元君
主 编：
梁定伟

BA GUI
JUN JIE
CONG SHU
LING NAN
JUN YI
ZHENG
XIAN FU
JIE LI
CHU
BAN SHE

《八桂俊杰丛书》序

植根

接力出版社组织几十位作家为八桂大地历史上的几十位重要人物写传记文学，出版一套《八桂俊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八桂大地人杰地灵，曾经涌现出很多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唐景崧、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王和顺、黄明堂、李德山、马君武、李宗仁、李济深、韦国清、李天佑、李明瑞、韦拔群、周子昆、白鹏飞、李任仁、王力、梁漱溟、雷沛鸿等，都是植根在这方沃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八桂子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曾经不同程度地介绍、宣传和表现过这些英雄和俊杰，但是都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模。现在接力出版社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推出这套《八桂俊杰丛书》，从当前出

版业的形势及社会文化积累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一次文化创举,可谓功德无量。

八桂大地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众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宣传这些英雄俊杰,对于发展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丛书写到的这些历史名人,同样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景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后代现在定居海外。这些海外的赤子都很关心自己的故乡,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因此,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沟通桂籍海外华人,促进海内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套丛书,不仅对于八桂大地上的青少年,而且对整个华夏大地上的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学生,都是极好的课外读物。他们可以从英雄俊杰身上学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争光的拼搏精神,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永远向前进取的奋斗勇气。八桂大地曾经有过众多的俊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蜚声世界。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永远进击的美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把先辈未完成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这套丛书值得向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大力推荐。

八桂地域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这个地域完全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有声誉的名人。这次从八桂大地上推出的《八桂俊杰丛书》,是几十位八桂当代作家写的八桂历史俊杰,在全面展示八桂

俊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同时展示和推出八桂地域的当代作家群。希望有更多的展示八桂风物、八桂成就和八桂文化人的举措,希望这里走出更多有更广泛影响的文化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内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从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八桂大地的文化建设有着肥沃的文化土壤,耕耘得好一定会有成效有特色。《八桂俊杰丛书》就是这样的有成效有特色的文化行动,值得肯定。因为越是这样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越是为人所关注。

看到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很具特色又很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家乡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

是为序。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郑献甫(1801—1872年),广西象州县人。清道光进士,刑部主事。历任雒容、象州、顺德、广州、桂林书院主讲。

序

明朝末年。

一场罕见的大雪，把直隶的村村野野涂得白亮白亮。大自然的“飞花”把“满目疮痍”和“饿殍遍地”深深地掩藏起来，留下一片茫茫世界，寂寞人间。

几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就从这里跋涉而出，他们身后的凹坑，再也没有被它的同类抚平。走出地平线，踉跄的脚步和着风刀霜剑奏落了离乡的泪。

历史镌刻着一个郑氏家族的足音。

迁徙者让他的后人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年——1627 丁卯天启七年。

一年之后。

郑氏先人几经辗转，到达广西之腹，柳江之畔，时为“通都大邑”的象州，拾掇城南一块荒地，垒土成墙，安家置业。仅十几年，不意除夕之夜一阵大风，把灶堂里捂着的花种掀起，火种舔燃草堆，

草堆舔燃草房，草房舔燃大屋，一时间烟火漫天，不到一个时辰，便把十几年辛苦积攒的家财悉数舔光。幸好没毁了人。郑家认定“此地不祥”，凄凄惶惶又择路而去……

郑氏家人没有料到，数年漂零，他们已经走脱了一个皇帝，走出了个王朝。等到他们在距象州邑四十里外的南乡里找到了新的落脚点的时候，一个异族人正号令全国大赦天下。

新的居点位于四面环山之中一个缓缓隆起的黄土坡上，有一条不宽但清澈泛亮的小河从坡底流过。

它的名字叫白石。

从此，这方水土，养育了郑氏家族的先人们。

那一年，邻近的土著人称黄土坡上的新居家主人为主泰公。

这便是本文的主人公——郑献甫的太祖公。

百年之后，郑氏家族繁衍延续到了献甫之父——一个以义闻于乡里的儒生，名珊，字树西。树西娶妻二房，长房高氏；二房张氏。

单说张氏头胎怀到七月，忽一日雷公火暴，一阵狂风骤雨把她从菜地卷到水沟里，湿漉漉一身泥巴一身水，她挣扎着爬回家里时，肚子便一阵紧似一阵疼痛起来，待到半夜，一个不足月的男婴便呱呱坠地了。此时是1801辛酉嘉庆六年。

这便是郑献甫。

不过，当时他的名字叫存亡，献甫是他的字，别号小谷，其父树西的意思不甚明了，但作为一个获得贡生学位的老塾师来说，大概有所寓指，从字面上剖析，那意思就是让这个庶出之根来年蓄存些智慧吧。

第一章

1

1809 己巳嘉庆十四年。存沅 9 岁。

存沅先天不足，俗言七生八死，好赖占了个吉月，但身体极弱，常打摆子。父亲时常偷觑着他摇头叹气：“恐怕长不了……”但他偏偏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以同龄人少有的“好学”精神习读经书，从不须人督促。父亲由此生了千般怜爱，思量着祈神拜祖，给儿子寻求庇护。

阳春三月。天日清明。父亲自言自语：“难得清明日有这样的好天气呢！”便对儿子道：“我们给太祖公扫墓去。”祖坟位于象州之下的古岩，距离白石有四十多华里。存沅因体弱多病，平日难得出远门，听到父亲传唤，兴奋得一蹦老高，身体仿佛都健壮了起来。当下父子两人就携了祭品和工具，一径来到古岩。

父亲在一座青草萋萋的坟前驻足道：“这就是你的士泰太祖公

了。”

存亡虔诚地向着士泰太祖公鞠了三躬。

当他起身抬头的时候，发现半坡上有一个和他一般年纪的少年正朝他注目而望。这少年肤色微黑，可一双眼睛却炯炯闪亮，透出智慧的亮光，透出童贞的魅力。他在对方的注目下倏忽激动起来：“父亲，你看——”

父亲平静地说道：“你送两个糍粑给他吧。”

清明节有种习俗不知沿起哪个时代：做清明的人家一旦被人“了望”，必得送上一份祭品，送者情愿，受者喜欢，这其中忌讳什么崇尚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存亡在父亲允诺的基数上加大了—倍，兴冲冲地捧到那少年的跟前，在交接祭品的时候四目相对，存亡感到了一股惬意在身上涌动并且感染了对方。

那少年说，他姓李，名光鼎。他家的祖坟也葬在离这不远的一面坡上。他邀请存亡：“你也尝尝我家的！”

存亡回头向父亲喊了一声：“父亲，我过那边玩玩呀！”

父亲答应了儿子。但不久他就发现让儿子给“玩”了——儿子去了半天不见转来。

老塾师千呼万呼，儿子才从山背那边钻出来，紧紧张张又喜喜滋滋。回到父亲的跟前，儿子的第一句话便是：

“父亲，我打了个‘同年’。”

少年李光鼎当年9岁，正好与存亡同年。

其时，太阳已经挨着山尖了。

父子俩匆匆赶路，没出古岩，天就蒙蒙黑了。父亲埋怨儿子：“都让你玩误了——现在如何是好？”存亡开始不敢吭声，但眼珠子

眨了几眨，旋即便就有了主意：“父亲，我们到前面庙里住一夜，明早再回去吧？”

父亲料难赶得回家，竟依了儿子的主张，到前路路口拐上山坪，进了一座倚岩而筑的庙堂。庙堂老和尚眉慈面善，只简单地问过他们父子的姓名，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孰料老和尚满腹文章，和老塾师聊聊数语，便十分投机起来，将父子俩让进禅房，筛茶款坐。老塾师得知老和尚，已住持十几年了，想到儿子的疾患，欲使其指点一二，但未开口，老和尚的话就冲掉了他的念头：“看小公子却是一身灵气哩！”

其时存亡的心思全然不在父亲与老和尚的对话，一走进禅房，眼珠子便溜溜转到了一侧书架之上，上面摆放着许多经书，存亡眼馋馋地望了它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移步上前，在他靠近书架欲行举手的时候，却被老和尚一声喝断：

“公子，你要干什么？”

存亡缩回了手，讪讪一笑道：“师父，我想看书。”

老和尚脸上流露出戏耍的神气：“看书，你看得懂吗？”

存亡低头忸怩，不吭声。

老和尚把视线移到了郑珊的脸上。老塾师忙道：“小儿别的无甚能耐，就喜欢看书。”老和尚听了，“哦”的一声，视线又回到存亡的身上，郑重其事地：“你想看我的书，得有个条件，我有条上联，你若能对得出下联来，就随便翻吧。如何？”

存亡眉眼一扬：“对联？——请师父赐教！”

老和尚沉吟片刻，道：“岩空留月宿。”

存亡不假思索，应声而出：“水阔放云行。”

老和尚大惊，不禁啧啧称奇：“对得好！对得妙！”言罢，一把揽过存亡，一边抚摸他的头一边向树西夸道：“公子果然聪明不俗，将

来一定会成为大诗人呢！”郑珊道：“老师父过奖了。”老和尚把存亡轻轻一推：“你就随便看吧。”

老和尚接着又道：“这附近有个姓李的公子，也好读书，但家里穷，供不起他，他就时常给我挑水，顺便来拿书看。我对他说：你就跟着我出家吧。他很乐意。但他父亲不肯，从此就不让他再上我这里来了。”

存亡捧上书却忘了看，他有几分疑惑地望着老和尚：“老师父，这李公子是不是叫光鼎呢？”

老和尚奇了：“你认识他？”

存亡低声道：“是我的‘同年’呢。”言罢，一股忧戚悄然爬上他的心头。

2

回家后，存亡被那份忧戚困扰了数日。一天，终于忍不住对父亲道：“父亲，那天听了老和尚的话，我很同情我的‘同年’，你能不能请他到我们家来，跟我一起读书呀？”父亲犹豫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

谁知郑珊再去古岩的时候，得到消息说，那李家已经迁徙他乡了，究竟去哪里，邻近的人也说不清。

存亡得到父亲的回话，竟伤心地哭了起来。许久许久，仍无法摆脱离别之愁。

1810 庚午嘉庆十五年，存亡 10 岁。这年，存亡始读《五经》。

又三年，就读《九经》。

存亡嗜读书如命，严寒酷暑全然不在心上，废寝忘食，困倦的时候，仅伏在桌案上打个盹，一旦醒来，又如饥似渴地开书展卷。他

才思敏捷，心特细致，更喜好考证、核实问题。但有疑难之处，就站上椅子去翻架子上的书，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否则不予罢休。

其母张氏，在存亡出生两年后，又产一子，名唤宜甫，身体较之存亡强壮，那母爱之心却不肯转移，仍以一腔怜恤倾注存亡身上。她见他读书刻苦，时常半夜不止，担心弄坏了身体，便给他定个规矩：半夜后不许点灯。存亡不管规矩，依然我行我素，母亲就去夺灯，每晚一到深夜必去。存亡无可奈何。

后来存亡却想到了对付母亲的办法：一到晚上，他就悄悄地把一盏灯藏到书阁之内，等半夜母亲将灯拿去后，他就把藏匿的灯拿出来点上，继续苦读。

一日深夜，存亡见母亲提灯去后，小憩片刻，便去书阁内取灯，“磁”的一声，油灯又把黑幕驱跑了，他回头时，冷丁吓了一跳，原来母亲又回到了他的房门口。存亡急忙分辩：“母亲，我去茅厕……”

母亲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没说出来，那泪水却先淌了下来。

存亡见状，伏地而叩，油灯从手中摔出，“哐”的一声，灭了。存亡诚惶诚恐地搂住了母亲喊道：“母亲，我身体没事的，你就让我读吧，读困了我自然会睡觉的，你不让我读，我心里憋得慌，身体更容易闹病呢。”

母亲从此让了他。也从此多了一份活计：只要儿子过了半夜不睡，她必得煮上一个鸡蛋，端到儿子的桌案上。

这年，存亡与弟宜甫同受《周礼》，未满一月，就能熟诵。宜甫比之就差了一截。宜甫还在《周礼》上“爬蹭”，而存亡已“跑”到别的书本上去了。父亲不察，一日发现存亡不看《周礼》，便上了火：“这是儒家经典之首，连皇帝也不敢疏忽的，你怎么敢这样随便？学而不深，等于不学；贪多嚼不烂！”

存亡甚觉委屈，但不敢还嘴。倒是弟弟从一旁替他说话：“其实哥哥早就背熟了。”

父亲不信：“你还只看到一半，他就背熟了？”

存亡便道：“父亲不信，儿不妨背给父亲听一听——”说着，不等吩咐，就流利地把首篇《天官冢宰》、中篇《夏官司马》、尾篇《考工记》背诵出来。末了，又道：“父亲，你还可随便挑个题目。”

郑珊暗暗称奇：这儿子不可小觑哪！但面上没流露出来，还要试试儿子：“你虽能背，你还能讲出它的背景和来历吗？我问你一句，它是何人所作？”

存亡从容道：“以前有人说它是周公所作；现在又有人说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郑珊又问：“《考工记》是怎么来的？”

存亡回：“原来有一篇叫《冬官司空》，后来丢失了，到汉代就以《考工记》补上。”

郑珊点点头，舒了一口气，严慈的目光从长子的身上移开。其时宜甫早在一旁听得发呆，当他倏忽发现父亲的目光落到自己的身上，立时惭愧地低下了头。郑珊的目光从小儿子的身上一掠而过。他离开时感叹一声：“兄弟俩都很勤奋，可是天资相差太远了。”

存亡终日手不离书，“犹鱼之于水，须臾不能离”。有一次，母亲带他回武宣三里的外婆家，他就随身带了《说文解字》和《汉书·司马相如传》去。外婆家穷，晚上不敢点灯，一家人就围在一起说话。存亡不答大人的茬。

要睡觉时，母亲呼儿，不应；堂里堂外，也不见人。娘家人顿时乱了手脚，大的小的一齐唤到堂前，要分头出门找去。

母亲突然镇定地问：“村里是不是什么地方生有火呢？”

娘家人莫名其妙：“生火？”

母亲道：“我估摸他一定跑到有光亮的地方看书去了。”

娘家人可不知哪里有光亮，找来找去，找到了庙堂里。庙堂供有香火。

真是知子莫如娘。存亡果然在这里看《说文解字》。开始他只把书凑在香案前看，后来觉得太费眼力，干脆扯下一把香火攥在手上，不时用嘴把它吹得亮晃晃的，结果书和他的脸蛋都被映亮了。娘家人问他怎么晓得来庙堂，他说是循着一股香味找到这里的。大家不敢相信，又不得不信。

据说，存亡随母到外婆家几次，为了弥补晚间无灯看书的损失，常于大清早起来，坐在门口读书。村里有一泼皮秀才，偶然路过，见状称奇，少不得奚落讽刺一番：

“门外马嘶，想必腹中少料。”

存亡听得明白，却不想理会他，那泼皮秀才以为小小读书郎不懂他的话，便窃窃发笑而去，这时存亡立即回了一句：

“堂前犬吠，肯定目内无珠。”

泼皮秀才大惊，止步回头，把存亡上下打量起来，然后趋前而问：“你是哪家公子？”存亡没拿正眼看他，只把一阵琅琅书声回他，泼皮秀才讨个没趣，只好讪讪走了。

1815 乙亥嘉庆二十年，存亡 15 岁。

这年，存亡应试“童子军”。从白石村赶到象州。

考场气氛十分威严。县知事老爷为主考官。考官出堂，考场外要鸣放三响铁炮，威力无比，震得人心惶惶。常有胆小的人，在三响炮过后，走神心跳而不能自己，结果记忆失常而大煞平日威风。

那天，有一后生挨着存亡走进考场，又正好挨桌而坐。时辰未

到，考生们都正襟危坐，等待主考官的到来。那后生见存亡年少，便有轻视之意。他笑了笑望着存亡问：“贤弟，害怕吗？”存亡反诘：“贤兄，怕什么呢？”那后生冷笑了一声，摇头晃脑地说道：

“铁炮三声，丧尽英雄肝胆。”

存亡不禁失声而笑。乃从容对答：

“铜锣一响，跳断孩子脚筋。”

后生哪里服气，还想发难，这时“轰”的一声巨响，把他的嘴巴轰成个圆圈，半天没合拢来。存亡见了，不禁掩口发笑。

三场试毕，存亡排在榜上第五名，遥遥领先于那“好事”后生。那后生这才不得不对存亡刮目相看。

存亡勤奋好学，聪颖善对渐为时人传颂，特别是应试“童子军”入了州学之后，常以超人的智慧，犀利的口才，出人意料又无懈可击地“回报”那些“肇事者”，赢得许多学子的赞赏。

书院有一冯姓先生，十分赏识存亡的才学，时常召至家中，谈经论文，款以饭菜。一天，存亡来到先生家中，见先生口叨一杆烟管，那管子倒无特别之处，只是那嘴子是根骨头做的，呈白色，显得玲珑剔透。存亡便向先生讨玩，上下抚弄，爱不释手。先生见了，心生一念，便轻言一句：

“骨头嘴。”

存亡知先生要他应对，不禁迟疑，可抬头时，见先生穿着一件皮制背心，顿时触景生智：

“皮背心。”

先生闻之大乐。

一天，先生带着存亡，往城西瑶光楼游玩。瑶光楼一面倚山，一面临水，倚山树掩映，临水浪拍楼，把个亭台楼阁映衬得旖旎无比。

时有文人骚客流连于此，吟诗作对，各显风骚。

存亡跟随先生拾级而上，微风扑面，心情格外舒畅。行至半山，先生驻步小憩，回头远眺，柳江水环抱象州城，便轻声吟道：

“城小一边全浸水。”

存亡一听，便抬头望那瑶光楼，立时应道：

“楼高三面共看山。”

师生俩登上瑶光楼。时日落西天，暮色渐起。先生倚栏面水，又吟：

“暮云生高岭。”

存亡望着落日，回应：

“斜日落象山。”

正值桃花汛，江水漫漫，一条渔船泊于水湾处，艄公把杆垂钓。先生道：

“春水才添数尺余，春光先有钓人居。”

存亡注目渡口，有一片桃林正扬花吐艳，晚风起处，轻摇慢摆，犹如西天红云。存亡遂念：

“扬花渡口桃花岸，细风斜雨卖鳊鱼。”

下楼时，先生道：“我出三句上联，你对三句下联，如何？”

存亡道：“先生请。”

先生便念：“风急鸟声远；细雨不糝地；青天沾天绿。”

存亡未作停歇，一气呵成：“月斜花影长；轻云不沾天；春花照水红。”

先生夸道：“妙哉。”

存亡自此声名远播。

存亡入读象台书院，未及一年，即于 1816 丙子嘉庆 21 年，经